

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
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
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
善敬受明教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
疾速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
不能則學雖智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
爲之故士雖聰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
守以讓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
廉此所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

齊桓公爲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
舉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曰期而後至飲
而棄酒於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
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
公笑曰仲父起就坐

楚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之時司馬子反渴
而求飲豎穀陽持酒而進之子反曰退酒也穀
陽曰非酒也子反又曰退酒也穀陽又曰非酒
也子反受而飲之醉而寢恭王欲復戰使人召
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於是恭王駕往入幄聞酒

臭曰今日之戰所恃者司馬司馬至醉如此是
亡吾國而不恤吾衆也吾無以復戰矣於是乃
誅子反以爲戮還師夫穀陽之進酒也非以妬
子反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
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
羞小耻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衆春秋有其
戒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
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夫秦伯與吾先
君有結先君一日薨而興師擊之是孤之負吾
先君敗鄰國之交而失孝子之行也先軫曰先

縣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
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
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
君子知天丁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
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
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
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
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
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

遇禍哉

魯哀侯棄國而走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魯哀侯曰臣始爲太子之時人多諫臣臣受而不用也人多愛臣臣愛而不近也是則內無聞而外無輔也是猶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鎌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

聞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

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踣此之謂也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脩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虧讒諛亂正心衆口使意回憂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汗辱難湔灑敗事不可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當幾何夫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禍之馬

也謾諛者窮辱之舍也取虐於人者趨禍之路也故曰去徼幸務忠信節嗜欲無取虐於人則稱爲君子名聲常存怨生於不報禍生於多福安危存於自處不困在於蚤豫存亡存於得人慎終如始乃能長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謂要道也

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

數而比踈不亦遠乎不脩中而脩外不亦及乎
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
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
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用能治敬以助天時
凶命不至而禍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
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
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滑吾嘗
見高山之崩深谷之窒大都王宮之破大國之
滅吾嘗見高山之爲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

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爲谿谷君子爲御
僕吾嘗見江河乾爲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雪
霜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
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慎
五本哉

魯有恭士名曰杞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
行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
危一食之間三起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爲之
禮魯君問曰杞汜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杞汜
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

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上豈不
美哉尚有噍噓今若汜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
必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矰繳尚得而加之虎
豹爲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
多行年七十常恐斧質之加於汜者何釋恭爲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
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鷂下
畏網羅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
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
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卷十終

向說苑卷第十一

善說

子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
以持之譬稱以諭之分別以明之歡忻憤
以送之寶之珎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
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爲
能貴其所貴也詩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鬼谷
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
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
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其心之不誠也

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
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
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
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
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
安所用之昔子產脩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
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慙蘇秦行其說而六國以
安蒯通陳其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
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脩而說不
可不善

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
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自上屋
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
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柰何故不若與定
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
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
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柰何信陵君言
於王而出之

吳人入荆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
左欲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福荆

未有禍公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是猶復而况大國乎楚雖無德亦不斬艾其民吳日弊兵暴骨如芥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荆也禍之適吳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

自傷於民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閭丘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為少耶謂左右復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閭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自以為少故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閭丘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為勞大王望得壽

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
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
雖實以備菑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
賤無以貴先生閭丘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
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脩行者以爲吏平
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
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
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
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
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

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爲相

孝武皇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之於甘泉宮群
臣賀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虞丘壽王獨曰
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曰朕得周鼎群臣皆以
爲周鼎而壽王獨以爲非何也壽王有說則生
無說則死對曰臣壽王安敢無說臣聞夫周德
始產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
於周公德澤上洞天下涌泉無所不通上天報
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
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逾

盛天瑞並至徵祥畢見昔始皇帝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寶鼎自至此天之所以予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群臣皆稱萬歲是日賜虞丘壽王黃金十斤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爲乎何爲藉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

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行可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妄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劔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哉今大王曰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有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爲師也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王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論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論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

之罪也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謀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尚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譽韓氏之虛天下疾狗也見兔而指屬則無失兔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兔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爲之崩城爲之阤君子誠能刑於內則物應於外聞夫土壤且可爲忠况有食穀之君乎客曰不然臣見鷦鷯巢於葦苕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

能爲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荅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燠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燠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齊王使爲相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爲去陳侯之國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傅說衣褐帶劍而築於坻傅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

賣五羊之皮爲秦人虜穆公得之時強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爲孔子駿徒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于景公三坐而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怠也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之怠亦獨能如之何乎林旣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旣逡巡而作魯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荆爲長劍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短衣而遂僕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鬻髮范蠡大夫種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結

由余亦出焉即如君言衣狗裘者當犬吠衣羊
裘者當羊鳴且君衣狐裘而朝意者得無爲變
乎景公曰子真爲勇悍矣今未嘗見子之奇辯
也一鄰之鬪也千乘之勝也林既曰不知君之
所謂者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
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抱龜鼉而
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
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
流血中野者此武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廷作
色端辯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爲

之動也後雖有斧質之威未爲之恐也此既之
所以爲勇悍也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
不嚼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嚼公乘不仁
舉白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
矣公乘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
危爲人臣者不易爲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
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公乘不
仁爲上客

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劔履編舄立于

遊水之上大夫擁鍾鍾縣令執將號令呼誰能
渡王者於是也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造託
而拜謁起立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
忿作色而不言莊辛遷延盥手而稱曰君獨不
聞夫鄂君予誓之汎舟於新波之中也乘青翰
之舟極滿芘張翠蓋而檢犀尾班麗桂社會鍾
鼓之音畢榜柁越人擁楫而歌歌辭曰濫兮扑
草濫予昌核澤予昌州饑州焉乎秦胥胥縵
乎乎昭澶秦踰滌悝隨河湖鄂君子誓曰吾不
知越歌子試爲我楚說之於是乃召越譯乃楚

說之曰今夕何夕兮舉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
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
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
君不知於是鄂君子誓乃楡脩袂行而擁之舉
繡被而覆之鄂君子誓親楚王母弟也官爲令
尹爵爲執珪一榜柁越人猶得交歡盡意焉令
尹何以踰於鄂君子誓臣獨何以不若榜柁之
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手而
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於長者矣未嘗
遇僂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願以壯少之禮謹

受命

雍門子周以琴見乎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何獨能令足下悲哉臣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者也不若身材高妙適遭暴亂無道之士妄加不道之理焉不若處勢隱絕不及四鄰訕折厭襲於窮巷無所告愬不若交歡相愛無怨而任離遠赴絕國無復相見之時不若少失二親兄弟別離家室不足憂感盈匈當是之時也固不可以聞飛鳥疾風之聲窮窮焉固無

八若是若臣一爲之徽膠援琴而長太息
沾衿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則廣
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儒處前迭進而
則鬪象棋而舞鄭女激楚之功風綵色
流聲以娛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鼓
入則撞鍾擊鼓乎深宮之中方此之時
地曾不若一指忘死與生雖有善鼓琴者
不能令足下悲也孟嘗君曰否否文固以爲
雍門子周曰然臣之所爲足下悲者事也

八聲敵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之約南面而
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
以秦楚之強而報讐於弱薛譬之猶摩蕭斧
一後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
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
矣高臺既以壞曲池既以漸墳墓既以下
月廷矣嬰兒豎子樵採薪芟者躑躅其足而
兵上衆人見之無不愀焉爲足下悲之曰夫
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孟嘗君泣

不受後先生復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前先生幸
教文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說
汝亦知之乎文竊說教故使人奉黃金百斤文
織百純進之先生以補門內之不贍者先生曷
爲辭而不受乎張祿曰君將掘君之偶錢發君
之庾粟以補士則衣弊履穿而不贍耳何暇衣
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乎孟嘗君曰然則爲
之柰何張祿曰夫秦者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
入焉願君爲吾丈尺之書寄我與秦王我往而
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謀固

不遇臣矣孟嘗君曰敬聞命矣因爲之書寄之
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自祿之來入大王之
境田疇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者
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孟
嘗君者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
天下英又雄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疑獨此
耳然則大王胡不爲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命
奉千金以遺孟嘗君孟嘗君輟食察之而寤曰
此張生之所謂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者
也

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
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
材焉太宰語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
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
其高且爲不知太宰語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
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子貢對曰賜
不能識也簡子不說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
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
賜譬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

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
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
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
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
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
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
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
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

爲仁若信不知安得爲聖子路曰建天下之
鍾而撞之以槌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
乃猶以槌撞乎

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
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
禮賤窮以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
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
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
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
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
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
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
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
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
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
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
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
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
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

劉向說苑卷第十二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
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
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
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
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
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
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
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
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
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
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
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
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
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
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
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
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

劉向說苑卷第十二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
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
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
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
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
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
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
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

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爲
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
君無危而擅主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
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誠之曰必如
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
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
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
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
遭吉則賀之凶則吊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

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云莛
莘征夫每懷靡及

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
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
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道過鄭鄭新與楚
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
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
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
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
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爲義

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
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
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君曰爲人
臣無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
於是莊王卒赦解揚而歸之晉爵之爲上卿故
後世言霍虎

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鄢陵鄢陵君辭而不受使
唐且謝秦王秦王曰秦破韓滅魏鄢陵君獨以
五十里地存者吾豈畏其威哉吾多其義耳今
寡人以十倍之地易之鄢陵君辭而不受是輕

寡人也唐且避席對曰非如此也夫不以利害
爲趣者鄢陵也夫鄢陵君受地於先君而守之
雖復千里不得當豈獨五百里哉秦王忿然作
色怒曰公亦曾見天子之怒乎唐且曰王臣未
曾見也秦王曰天子一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
唐且曰大王亦嘗見夫布衣韋帶之士怒乎秦
王曰布衣韋帶之士怒也解冠徒跣以頭頓地
耳何難知者唐且曰此乃匹夫愚人之怒耳非
布衣韋帶之士怒也夫專諸刺王僚彗星襲月
奔星晝出要離刺王子慶忌蒼隼擊於臺上聶

政刺韓王之季父白虹貫日此三人皆夫布衣
韋帶之士怒矣與臣將四士含怒未發擗厲於
天下無怒即已一怒伏尸一流血五步即案
匕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秦王變色長跪曰
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滅魏鄢陵獨以五
十里地存者徒用先生之故耳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
寶之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
恃也於是以楊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
曰齊爲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

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
王懼乃興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
救之遂朝於吳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
趙倉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
孝爲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人
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
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好晨鳧好北
犬於是乃遣倉唐縹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倉
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

請以燕間奉晨鳧敬獻庖厨縹北犬敬上涓人
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
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
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
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
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
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
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
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
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

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
使豚尹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
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
上下下離心興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
如其言矣

梁王贅其群臣曰而議其過任座進諫曰主君
國廣以大民堅而衆國中無賢人辯士柰何王
曰寡人國小以狹民弱臣少寡人獨治之安所
用賢人辯士乎任座曰不然昔者齊無故起兵
攻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爲之柰何相對曰夫

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於齊魯
君曰吾千乘主也身自使於齊齊不聽夫柳下
惠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
臣聞之乞火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於
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
曰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祛衣不趨
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飢而求黍稷渴而
穿井者未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
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
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

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夫亡國百姓
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類吾國子曰不
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
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
出周南門剗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
令其罪若此剗羊矣臣之君固以剗羊不懼矣
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
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至解齊釋魯之難柰何
無賢士聖人乎

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

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佗椎結箕踞見陸生陸生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弃反天性捐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惟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疆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

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疆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越則殺王已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

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踣躡山海之間譬若漢一郡何可乃比於漢王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悅陸生與留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陸生拜尉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爲太中大夫

晉楚之君相與爲好會於宛丘之上宋使人往

之晉楚大夫曰趣以見天子禮見於吾君我見子焉使者曰冠雖敝宜加其上履雖新宜居其下周室雖微諸侯未之能易也師升宋城臣猶不更臣之服也揖而去之諸大夫瞿然遂以諸侯之禮見之

越使諸叢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爲二三子慙之出謂諸叢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叢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究之州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蕃以

爲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剪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敝邑敝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翦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見諸敖令逐韓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儻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慨然者三

臣受命敝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備而遂感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之禮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處蠻夷之鄉希見教君子之行請私而毋爲罪晏子慨然避位矣王曰吾聞齊君蓋賊以慢野以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逡巡而對曰臣聞之精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爲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因此臣之所以任也如臣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

王笑曰今日吾識晏子也猶保而警高栢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
而并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
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萬乘無教
臣不敢剖然臣非不知也

晏子將使荆荆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
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
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於是荆王與晏子立語有
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
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

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
生不爲橘乃爲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
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得無土地使
之然乎荆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
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
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僨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
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間張
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
曰然則何爲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

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
宜使楚耳

秦楚轂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之曰子
來亦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曰
噫甚矣子之國無良龜也王方殺子以釁鍾其
吉如何使者曰秦楚轂兵吾王使我先窺我死
而不還則吾王知警戒整齊兵以備楚是吾所
謂吉也且使死者而無知也又何釁於鍾死者
而有知也吾豈錯秦相楚哉我將使楚之鍾鼓
無聲鍾鼓無聲則將無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

軍夫殺人之使絕人之謀非古之通議也子大
夫試孰計之使者以報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謂
造命

楚使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
乎王曰江漢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何怪
焉使者曰昔燕攻齊遵雒路渡濟橋焚雍門擊
齊左而虛其右王歎絕頸而死於杜山公孫差
格死於龍門飲馬乎淄澗定獲乎琅邪王與太
后奔于莒逃於城陽之山當此之時則梧之大
何如乎王曰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刁教

王曰刁先生應之刁教曰使者問樞之年耶昔者荆平王爲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閭以爲將相三年將吳兵復讐乎楚戰勝乎柏舉級頭百萬囊瓦奔鄭王保於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掘平王冢笞其墳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卒人加百焉然後止當若此時樞可以爲其拊矣

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者獨爲師強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視其人

狀疑其名而醜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驚曰全蔡無人乎國可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誠寡人乎國可伐也故蒧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日而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蘧伯玉爲相史鱗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群元吉渙者賢也群者象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動耳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
之徒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
飢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反念
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爲其君使輕易其幣
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
也爲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
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
空籠唯主君斧鑕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
得茲言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
獻子大夫以爲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爲其君

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

劉向說苑卷第十二